

薰“MOVIES”味

影星情史

阮玲玉的新戀與舊歡涉訟

瓏

聯華女演員阮玲玉爲我國著名女星，近以新戀舊歡涉訟案轟動影界，特爲追記如後：

阮本爲嶺南產，父早故，一個老母在外國人家裏充傭婦，家雖貧寒，仍設法使女入上海崇德女校讀書。在阮玲玉芳齡二九的時候，認識一個中山人張達民。張本爲富家子，年念餘歲，醉心阮之姿態動人，時相過從，當時阮得他的青睞，是很感榮幸的。

後來阮母被僱主辭退，生活困窘異常，張達民乘機時予資助，以博取她的歡心，他們之

間雖貧富懸殊，但以張之情意深切，阮也樂得以身相許了。不久，張母逝世，他倆因不便遽行婚禮，阮遂乘機與張遷入張家，共同服孝，從此已成爲實際上的夫婦。後張達民任輪船買辦及稅所長等職，往來於粵閩之間，獨留阮於

阮玲玉與唐季珊合影



滬，業銀幕生涯。這時阮的芳名已大噪，且榮膺電影皇后了。張有一個同鄉名唐季珊者，現充華茶公司經理，因時往張家閒遊，日久與阮熟識，且常相偕出入於酒館舞場，遂致發生戀愛。張和阮同居，

玲

本未舉行婚禮，既與唐季珊關係密切，遂乘間脫離張家，開始與唐共營生活。

最近張達民任職於本埠逸達實業公司，忽舊事重提，延律師對唐季珊進行法律手續，指其竊取財物，侵占衣飾，共值三千餘元，並私刻張氏名義之圖章。唐認為所指各點，俱非事實，亦延律師控張達民虛構事實，妨害名譽。

聞阮玲玉與張達民雖同居數載，但於民二二因感情破劣，已同意脫離。並立約為憑，證明過去祇屬姘居，並無婚姻關係，嗣後各圖自立，不相干涉，男婚女嫁，亦各任自由等等。當時阮且登一獨身主義之啓事於報端，以明前此固無戀愛糾葛，以取信於唐；一說阮之啓事刊佈時，張尙在香港，與阮之關係，尚未斷絕，見報遄返滬上，幾經

談判，始訂離異之據，不知究竟誰是誰非了。

訟案發生後，會有人往訪唐阮，據唐言，所謂竊取侵佔，俱非事實，蓋所立之據，有甲（阮）方因生計較乙（張）方為優之字樣，當可知阮決不致有竊取侵佔之情事發生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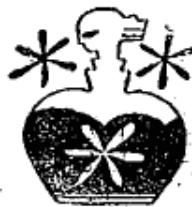
銀幕情人

却爾福雷與珍妮蓋諾的始末

「七重天」的男主角，全世男影迷心目中的男性偶像，而被稱為珍妮蓋諾的「銀幕情人」的却爾福雷，現已正式宣稱不再與珍妮合作了。在無數影迷的心目中，依然打算着一個數學公式，以為「却爾福雷 + 珍妮蓋諾 = 浪漫史」而現在這個堅不可破的觀念却不得不打破了。

阮玲玉簽照片送給影迷們





阮玲玉自殺詳情

電影明星阮玲玉於本月八日服毒自殺，轟傳全國。本

刊上期曾有評論。今復追述其事蹟如下：

自電影明星阮玲玉自殺之噩耗傳播後各方深致哀痛，記者茲將阮之自殺始末詳探如下：

死因

阮素本熱情自和張達民仳離與唐季珊正式同居後，對張仍未稍棄舊情。仍月致津貼百元，共達二年，計洋二千四百元。最近張審知阮深懼訟事，在電影界之地位，又不宜再提過去各事，爲威名之累。乃以控訴方式爲要挾，向阮需索萬元，居間人往返談商，阮已允給付四千元，張不

璣

允又增至六千元，張仍不允。阮以張迫人過甚，乃憤然曰
，彼（指張達民）誠欺人太甚，余今生雖不願與彼對簿公
庭，死後必爲厲鬼索命。此則爲阮死因也。

死前與諸友訣別情形

阮服毒之日，爲死之前晚，因死志已決。七日傍晚尚
應聯華黎明偉之約，夜餐於黎家，席間仍談笑自若，毫無
厭世意。惟臨別與諸女友接吻，特示殷懃，則覺可怪耳。
食後即赴揚子跳舞，與諸男友決別，面上仍不露聲色。

服毒後求唐安慰

是夜至十二時許，始返新闢路沁園邨九號寓所二樓臥

玲

璣

室中。時唐季珊已入夢，阮未驚動。惟與母則會談及訟事，謂九成九可勝訴，惟懼上公堂爲衆所視。旋卽託言腹中飢餓，命侍役爲煮麵一碗果腹，殊不知阮卽以以此麵和安眠藥片三瓶，共和三十片服下，竟致不救也。服後並飲茶水，盡二壺，阮服毒後，並書就遺書二通。一致唐季珊一致社會各界。書就卽藏諸抽屜中，乃推唐醒，詢以是否真愛本人。唐答謂確係真愛，阮卽謂請你給我些安慰（意卽指接吻一次）因爲這是最後一次了。唐見其語氣神色均有異，亟起溫存之，謂何遽作此言，豈已服毒。阮曾佯笑謂未曾。唐不信，乃喚居住三樓之阮母下樓，阮母入室，而阮已不能言語，至是始發覺桌上置有安眠藥空瓶三枚，知已服毒，此日前晨三時許事也。

藥片來源

阮身體素弱，近數月來，既卜晝卜夜，盡瘁藝事，而私人不如意事，纏累不休，致神經衰弱過甚。每晚非服該項安眠藥片不能入睡。家中原有五瓶，惟阮母爲免彼或於神經失常時發生意外，故迄由阮母保管。近數日中阮先後設計，賺得乃母所存藥片三瓶，竟以此致命。然可見阮之死志早決，向未爲他人所知耳。

殯儀館內

九日下午記者曾往滬西膠州路萬國殯儀館一覘阮之遺體。其時門前車輛甚多，且有多數青年男女，正與守門人交涉，欲入內一瞻遺體，聞陸續前往瞻視者，不下三百餘

璇

人，遺容較前晚所見，尤見冷豔。屍體左近圍置花籃十數隻，相映之下不禁興人面桃花之感，小玉喪服侍母側，尙少戚容，固猶未知此提攜數載之養母，印將成永訣矣。聯華公司總經理羅明佑，明星林楚楚，王人美，金談，徐來，徐琴芳，劉繼羣，余光，攝影師黃紹芬，舞星梁賽珠，賽珊姊妹陳燕燕等，均面現戚容女星中更多以淚眼相看者。唐季珊衣黑色常禮服，神色沮喪，頻以親友所贈花籃送置阮遺體枕畔。阮母面色蒼白，似終日以淚洗面者，衆人正相勸慰，阮雖已天人永隔，然同情者固大有人在。

沈痛的遺書

阮遺書有兩封，一致唐季珊，一致各報，均用鋼筆書於練習薄紙上，字帶行草。其致唐之函，因唐阮私人關係，唐一時未肯發表，故無從知其內容，茲錄致各報函如下

。

「我現在一死，人們一定以爲我是畏罪，其實我何罪可畏？因爲我對於張達民沒有一樣有對他不住的地方。別的姑且勿論就拿我和他臨別脫離同居的時候，還每月給他一百元。這不是空口說的話，是有憑據和收條的。可是他恩將仇報，以冤來報德，更加以外界不明，還以爲我對他不住。唉！那有甚麼法子想呢，想之又想，惟有以一死了罷。唉，我一死何足惜。不過，還是怕人言可畏，人言可畏罷了。」

阮玲玉絕筆廿四，三月七晚午夜「我不死，不能明我冤。我現在死了，總可以如他心願。你雖不殺伯仁，伯仁由你而死，張達民我看你怎樣逃得過這個輿論，你現在總可以不能再誣害唐季珊，因爲你以害死了我啊。

專，倏忽之間，遽爲隔絕，陳懷之恆鬱鬱不樂，將爲消遣之道，而猶未有也，會陳之播音團中，有操梵啞林之某青年職員，厥貌與騎師相同，陳關懷疇者，不覺生屋烏之愛。每屆歸去，輒要某伴送之，其戀戀之狀，却如與騎師之昔日情調。陳之手帕交汪曼傑見而怪之，詢以爲何下顧此樂師之道，陳聞之笑曰，譬彼桃僵，可以代李，我豈真愛此道我蓋亦慰情聊勝於無耳。

阮玲玉生前的情書

「我一共寫了三封信給你，有收到嗎？我同日接了你兩封信後，就再不接過你第三封信了，可是你忘記了我嗎？唔係點解你不寫信給我呢？而且我昨晚做了一個很不祥

玲

的夢，夢見你買了很多很好看的衣料送給一個舞女，又見

你同這個妓女睡在一張床上，醒後心裏十分難過。因爲舞女亦舞女，本沒有什麼分別，故此我所見之妓女，不過又是月宮之舞女罷了？而且我走後，不見得你不去月宮跳舞，故此我得這個夢必不是無稽之談，我說這個夢一定是無假的了，但是你既良心又該說什麼話來解釋我這個夢呢？請你快的在我未回上海前先想定回答我既說話罷！

你以後再有信給我時，可以不用快信了，因爲上海到杭州平常信同快信也差不多的時候呀，故此又何必寫快信浪費金錢呢？你說對嗎？

我昨天本想就寫信給你的，但因拍了一天的戲由上午八時半到下午六時都沒有食飯，而且連什麼東西都沒食過

，因爲我嫌他們買的東西都不干淨啊，回來食過晚飯後，又想寫信給你，又因困倦到了不得，故此又不能寫了，到今早本應又要去拍戲的，因爲落雨的緣故又不能拍，因此有工夫寫信給你啊！你想我一有工夫就寫信給你，而你來信不是說過不再出去玩耍，終日都坐在家裏嗎？何以有這許多空閒的工夫都不寫信給我呢？由是可見得終日坐在家裏的這句話係假的了。唉！你又何必講這許多的假話給我聽呢？

你既然不愛我而歡喜這個嬌小玲瓏，美麗活潑，年紀又輕，臉兒又俏的舞女請你痛快對我直說了罷，因爲這是你很可喜的事啊，我何必責怪你呢，應該而要替你歡喜，恭賀你得了這個容顏絕世的妻子啊，你說我的心好嗎，好

了，我都無謂再多寫了，因爲再多寫了，恐怕又討你憎啊。
此奉達民我哥台鑒。根字四月廿三日草。

(編者按：今阮玲玉已矣，讀此頗感張達民一中山狼也，阮玲玉真「何必當初」。)

王引談瑛之舊姻緣

「逃亡」主角王引，原名王春元，於影界有相當之歷史。當談瑛入影界之初，與顧寶森之關係既斷絕，與王最近接。王之於談，亦青眼有加。法國公園之春，夕陽如畫，芳草如茵，青年愛侶，外來此閒步，私語喁喁，相依相偎，其樂亦洩洩。而談與王即爲此間之常顧客，個中秘密，則惟地上之草，林間之鳥窺之無遺，知之最稔，不足與外人道也。

瓏